

于在春設計編寫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集體習作實踐記

811.1
29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于在春設計編寫

集體習作實踐記

法道先生 指正

編者 于在春 謹啟

集體實習作實踐記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出版

出版
社
址
上海

設計編寫 于 在 春

發行人 陳 安 鎮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八一號
永祥印書館

電話九二二一三

印刷者 上海陞西南路二三八號
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電話七二六八

本書實價 元

序

習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教學國文的雙方似乎都不大問，其實是應該問的。

如果回答：課程標準規定有習作一項，所以要習作。這不能算回答，因為沒有說明白習作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回答：一個人須要寫文章，習作就是學習寫文章。這是回答了，因為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可是，一個人為什麼定要寫文章呢？照普通見解說，寫文章是文人的事兒。一個人工人，農人，商人什麼都可以做，哪有注定做文人的？既然不注定做文人，為什麼定要寫文章？

話似乎應該這麼說：我們且把文人和文章撇開。人人做文人，決無此理。習作的目的不在學習寫文章，預備做文人。這是一層，屬於消極方面的。

一個人固然什麼都可以做，可是無論什麼人都有意思情感，而且，無論什麼人都生活在人羣中間，隨時有把意思情感發表出來的需要。發表可以用口，可以用筆，比較起來，用筆的效果更大。因此，人人都要學習用筆發表，人人都要習作。

用口發表，憑藉的是語言。用筆發表，憑藉的是文字。語言與文字其實是二而一的東西。在通行了一口語文的今日尤其如此，語言說「今天早上」，文字也寫「今天早上」，語言說「物價漲得太利害了」，文字也寫「物價漲得太利害了」。祇要說得不錯，寫出來一定不錯，除了寫別字以及寫不出那個字以外，寫的方面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工夫還得用在說的方面，寫得好就因為說得好。

至於說，當然不祇是運動發音機關，發出一串語音來的事情。說些什麼，怎麼個說法，都得憑各人的經驗作底子。換一句說，都得憑各人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語言習慣作底子。底子不好，無論如何說不好。說好話寫好文字的人，其實不是他們的「話好文字好」，是他們的「底子好」。

到這兒，習作是「麼一回事」的問題可以回答了。習作是憑各人的底子，努力說好話，把他寫出來。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又是一層，屬於積極方面的。

憑各人的底子，努力說好話，其實就是一串思想過程。

有一派心理學者說，思想是不出聲的語言。憑經驗，我們可以承認這個話。我們不能空無依傍的思想，我們思想依傍語言。想這個，想那個，就是不出聲的說這個，說那個。先怎麼想，後怎麼想，就是不出

聲的先怎麼說，後怎麼說，朦朦朧朧的思想就是七零八落的語言，如果說出來，不成其爲話。清清楚楚的思想就是有條有理的語言，如果說出來，就是一番好話。思想與語言也是二而一的。把前面說的調過來說，語言是出聲的思想。

這樣看來，又可以說，習作就是練習思想。

總括以上的意思：因為要發表，所以要習作。習作就是練習說話，也就是練習思想，把那結果寫出。關於練習，還有些話可說。譬如學數學的人翻開一本數學教本，那上面有若干題目，布多少錢一尺，五尺該多少，一塊地東西多寬，南北多長，面積該多少，他就一一計算，這叫做練習。實際上他並不買布，並不量地，祇是假定有那麼一回事而已。因此，似乎所謂練習是應付假設的事，不是實際生活中的事，是準備階段的事，不是當前受用的事。其實不然。雖不買布，但買米買柴同樣可以用買布的計算方法。雖不量地，但量房間量桌子同樣可以用量地的計算方法。所以練習也是實際生活中的事，也是當前受用的事。

至於習作，尤其如此。你必須有一些材料，一番意境，纔可以習作。材料是實際生活中得來的，意境

是此時此地想起的，你憑這些個來練習說話，練習思想，絕非應付假設，絕非爲他日的說話思想作準備。你練習得好，就是當前說好了一番話，想好了一段思想。所以習作也是一種實際生活，不是假設的遊戲。

根據以上的見解來看在春先生的集體習作實踐記，那就是一部討論怎樣說好話的書，也就是一部討論怎樣想好思想的書。書中雖然分出「材料商討過程」和「文字商討過程」，好像把內容和形式割爲兩事，其實這祇是爲的討論的方便。材料既已選定，前後排比既已停當，那時候，一個詞兒一種語氣的運用也就安排好了。換句話說，內容既已確定，形式也同時完成了，祇待寫下來就是。如果有一個詞兒尙待推敲，一句語氣尙待揣摩，那就是話沒有說好，思想沒有想好，還是內容方面的事。

次說「集體習作」，這個辦法非常好，就是許多人共同練習說話，練習思想。一個人難免有欠周妥處，大家討論，討論到大家滿意，那一定是比較最好的說法和想頭了。我曾經寫過些關於寫作教學的文字，都說到共同討論，正合在春先生的意思。

希望這本書能夠得到教師和學生的深切注意。

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葉紹鈞

集體習作實踐記 目次

序（葉紹鈞）	一—四
--------	-----

一 從動機說起	一—七
---------	-----

二 材料商討過程	一八—五
----------	------

1 搜集	一八
------	----

2 整理	二
------	---

3 評議	二七
------	----

4 選擇主題	三六
--------	----

5 挑選和排列	四六
---------	----

6 確定大綱	四九
--------	----

三 文字商討過程..... 一七五

1 第一句..... 一六

2 起..... 六八

3 承..... 八四

4 轉..... 一〇一

5 合..... 一二六

6 脫稿..... 一五五

7 文言的翻譯..... 一五五

付印後記..... 一六

一 從動機說起

我們的新學校制度下的語文教育和科舉制度下的，實際上祇是換湯不換藥，並不會變過質。這裏說的兩種制度在時間上的分野，當然不指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因為從那時到五四運動獲得影響以前，語文教育一直還是策論式的文章教學，藥固未換，湯也還是陳汁。這以後纔有較大的變動，然而湯縱然換了，藥卻還是不曾換過。關於這一點，在要求合理的語文教學裏，我這樣分析：

『因循於傳統的觀念，語文教學一直是注重內容的。像以四書五經為學文的途徑一樣，代替着儒家（其實單是宋理學的朱熹一派的）的思想，我們一回注重了新思潮，又一回革命理論，又一回固有道德，又一回民族意識等等，傳統的教學方法以講解學習內容，以誦讀學習形式，是內容與形式兼重的教學。二十年來呢，學習內容的方式沒有變，但是內容的「內容」龐雜起來了。大至宇宙，小至蒼蠅，無所不習，以致一無所習。學習形式的方法也沒有變，但是早晚幾十遍的誦讀工夫，在現代學校裏無論如何騰挪不出了，一些實科和理論學科的抬頭，語文教學的時間日蹙，傳統的

「簡鍊揣摩」是無法實行的了。背誦國文的實施嚴重的磨難着學生的現況到處可見，而其結果，因為功夫不到靶，也一無所得。

『所以，除了傾向「制藝」的復古，我們簡直在語文方面沒有教學。近十多年來，國文程度無可諱言的日見低落，不是偶然的。而那種促成低落的條件將日益增加，又是必然的。……大家別以為現在寫寫文章的青年並不少，好像國文程度是並不會低落的。但是那是學校教育的功效嗎？我們不能這樣說，我想應該說的倒是文藝刊物的社會教育性的作用。我們不能讓學校教育在語文教學上這樣不負責任，這樣保留着空白。……中國語文到現在還給大家用那浪費的、無效的、錯誤的方法在教學着。』（原文詳見新知版語文第一卷第五期。）

依順着整個語文教育的錯誤的方向，文章習作的教學自然不但繼承着一切缺點的遺傳，而且更因為配合上的脫節招引了更多的缺點。主要的計有三種：

（一）和讀文失卻連繫。這種缺點，在科舉制度下原不存在。那時讀的是聖賢經傳，作的也是代聖賢立言的文章；在內容上能夠維持連繫。在形式上呢，都是古文，至少都是文言；詩賦的習作也全是

模擬的。到了新學校制度下，內容的龐雜已如上述，形式上，初中以上讀的大都是文言，作的卻大都是白話。

（二）習作作品沒有內容。這在舊制度下，也不如在新制度下來得顯著。代聖賢立言，總還有道其所道的一番「道」的；即如八股文，它也得在形式邏輯上自圓其說。現在呢，內容的學習失卻了中心，除了繼承思想上的貧乏隨便復寫「老調」外，又新染上了淺薄、幼稚和支離雜亂。

（三）習作訂正不起作用。這更是新制度下的新缺點。科舉制度下，一個教師祇教幾個學生，一個學生祇攻一門文章。學生習作時態度能夠認真，教師訂正時便能夠儘量採取積極的手段，訂正後又經個別解說，學生還須逐篇熟讀。這樣，習作一次自然便得一次的好處，雖然那好處是真是假是另一問題。學校裏的一班總有幾十個學生，一個教師又總不止教一兩班，學生對於國文又沒有專攻的環境和興趣（被動的或自動的）。內容上的支離雜亂和形式上的支離雜亂糾纏着，教師即使想要多幫助那個習作者一些，也祇能從消極方面做點工夫，補孔醫瘡先忙個不了，怎樣能有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倘使勉強這樣做，一定塗改過多，結果恐怕也祇有習作者的興趣和自信心的受到摧殘。改得

細密的，學生未必了解那種慘澹經營的苦心，教師更沒有一個機會個別做口頭的說明，眉批、尾評的作用又僅是一種點綴，因為學生總祇要得意的佳評，其他就既不過問更不肯問的。

具備了這三種缺點，試問，國文程度又怎會不日見低落？現在通常所謂國文程度，祇是指從發表能力一方面看出來的，因為一般國文程度的考查總是命題作文。自然，發表能力的養成是語文教育的最後成果，通過了了解能力纔能夠達到的。由於職業和興趣的關連，從民國二十一年來，我一面試作改進語文教學的探討，一面企圖上述三種習作教學上缺點的補救。

關於第一種，我以為『教材應注意到「作法」的明示或暗示的供給。技巧上有無可取應為選材的主要原則。』我們要『不分彼此的把文言和白話的足以幫助我們表現力的每一種成分都獲取而咀嚼而消化而揮發為我們自己的力量。』『在這個原則下，文言與白話在效能上是沒有分別的：文言遺產的技巧不是不足供我們用白話寫作時的參考，而現在雜誌報章所通用的文言，幾全是一種用白話語法來寫成的東西。這樣，縱使讀文全授文言，不但無害於寫作之為白話，抑且不失為幫助寫作的一種有效手段；並且反過來也是一樣。』（詳見寫作與閱讀第一卷第二期上「技術第一」）

的語文教學文中。關於第二種，我主張並且實施過『教學生用「自由畫」的方法來作文』。那就是『讓學生們……從自己的心裏掏出一些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真實的事跡和真實的感覺；』而用『命題作「引火」的工作，引未來的天才的火』。『題目本身就是一幅輪廓鮮明的圖畫，富於一種具體的暗示，暗示着一個生動的意境，』『祇在誘導他們的創造力向一個豐富的範圍裏，自己去找創作的對象，並不命令或者強迫他們怎樣做，以致妨礙了他們的「自由」。』曾有一本具體的報告，叫做文字的自由畫的，民國二十五年由開明書店出版。

這被我稱做「集體習作」的設計的動機就爲了補救那上述的第三種缺點。

這個設計希望能夠：（一）把學習者的習作態度在監督下訓練得認真起來；（二）把教師的分散於不受習作者注意的個別訂正上的精力集中到寫作方法的積極的輔導上面來；（三）從實際應用裏教學文章作法及修辭學上的諸般實用知識；（四）用實際參加訂正的辦法使學習者接受每一點訂正的精義。

讓我說明一下這設計的內容。習作是創作的練習，該比創作具體而微，所以設計的根據是創作的一般過程，而這設計的整個過程也可說是一般創作過程的搬演。第一步是「命題。」這和普通的習作的題目由教師命定的並沒兩樣。命題可以給選材劃出一個比較固定的範圍，使習作的人得到些根據和方便，不致茫無頭緒。

第二步是材料的搜集。根據已經命定的題目，由全班學生各就他自己的經驗（直接的和間接的）書面提出他在寫這篇文章時打算採用而又認為適用的材料。第三步是材料的整理。由教師指定一個必需數目的學生，根據全班同學提出的書面報告，把那全部材料可歸納的歸納起來，可分類的分起類來，繕具一個總報告。於是這個題目的全部「題材」或「題義」一下子集中了。當中自然不免也有並不適用的。那末，這回集中，不僅儘量網羅使得題無剩義，同時也替選材鍊意做了準備。第四步是材料的評議。從這一步起，開始採用集體商討的形式，在教室裏進行。根據整理後的總報告，把那些「題材」或「題義」逐點提付評議。其取材偏僻，用意晦澀的，即席由原提出人加以說明。評議的最後作用就是決定採納或捨棄。

從第二步到第四步，本來僅是寫作前的預備工作，對於集體習作這個過程也僅是一種預備工夫，然而已經透露了在習作訓練上很重大的意義。這過程能夠給予學習者一種實際訓練，關於如何搜集、整理和判斷那些材料是否適用於某個固定的題目之下的。這種技術上的訓練當然十分重要。不過在目前的習作指導裏，這些技術的要點可說全不被提示。即使偶有涉及的，也不過空洞的向學習者灌注一些原理或原則，而不能就習作的題目示以實例，使那些原理或原則在實際應用上得到印證。至於在命題之後提供一些具體材料的，看去很像一種寶貴的啓示，然而不讓他們自尋思路，也祇給予無益的束縛，助長了盲從和依賴的惡習而已。教學本身在文章內容的思考審察一方面既這樣忽略，無怪習作作品不是沒有內容便是內容支離雜亂了。根本的補救應該也必須從這裏著手。「集體習作」的設計特別加強這一種練習和指導該不算矯枉過正吧。

第五步是選擇主題。第四步的評議祇是一般性的泛評，祇是說明在某種前提之下某些材料適用、有效與否。一個不極端狹小的題目，常常可以有不止一個的觀點或論點，不同的觀點或論點，便會給我們不同的選材標準。把評議放在選擇主題的前面，在工作程序上似乎顛倒了，因為倘先擇定主

題則可以做更具體地評議。但是這種一般性相對性的評議也實施了一種充份的訓練，一則使學習者澈底了解材料適用有效的範圍，再則也使他們儘量推求種種不同的觀點或論點。這些觀點或論點的臚列正好幫助他們把主題選擇得更精彩。而且，即使把題目的範圍收縮到極小，教我們沒有選擇論點的餘地，可運用的材料也總要比實際運用的材料多得多，評議的工作依舊不能省掉，最多不過評議的對象簡單一些罷了。有了前面評議的結果做根據，主題的選擇自然可以做得極審慎極妥當。這一步也用口頭商討的辦法。等主題一選定，便把評論過認為在這種論點或觀點下適用的材料拿了來用，不須再加商討。接着，第六步是材料的排列。先由學生個別的去考慮，再用書面提出他認為最好的排列方式。這番考慮先讓他們經心著意也是必要的。「集體習作」的目的本在叫學習者先做充分的練習，然後接受積極的批評和指導。第七步是確定大綱。參照排列方式的書面報告，在教室裏商討一個具體的大綱，留做文字商討的根據。

以上的過程是關於材料方面的商討。這些訓練在目下的習作教學裏縱然不算完全沒有，也總十分的被忽略。但卻都是十分的不應該被忽略的。